

## 诗风词韵马奔来

■ 曾玉平

爆竹声声辞旧岁,丙午马年已悄然而至。窗外的烟火映照着夜空,屋内的我,却在琢磨着与“马”有关的文字。随手翻看两本诗词选,竟觉得那一个个“马”字,似从泛黄的书页间奔了出来,带着尘土,带着嘶鸣,带着千年的风霜,直直地闯入我的眼前。

人类与马相伴,那是极古老的故事了。大约五千五百年前,中亚的草原上,先民第一次跃上马背,从此,世界在人类的脚下与眼中便被急剧压缩。而早在三四千年前,我们的祖先也已成功驯化了马。马的四蹄、鬃毛,以及那种刚健与温顺并存的特性,从此深深融入华夏文明。甘肃永靖的遗址里,那些马骨的出现,无声地诉说着这段漫长的相伴史。

东汉的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里解“马”字:“怒也。武也。”这“怒”是形容其驰骋时气势的猛烈;这“武”则直指它天生属于疆场的英武。寥寥四字,道尽了这种生灵刚健的本质。你看那甲骨文里的“马”字,昂着头,鬃毛竖起,四蹄腾空,活脱脱一副要冲破时空的样子。古人造字,真是用心。老虎要突出牙齿,大象要勾绘长鼻,猪要展现短尾,而马,则要展现出那飞扬的鬃毛和奔腾的姿态。这哪里是在造字,分明是在为一种精神塑像。

我觉得,这种在造字时便被赋予的奔腾精神,同样流淌在后世诗人的血脉与笔墨之中。中国古代的诗人,大抵都是爱马的。他们笔下的马,不只是马,一定意义上,是他们自己。

最动人的,是那些以马自况的诗人。李贺写《马诗》:“此马非凡马,房星本是星。向前敲瘦骨,犹自带铜声。”那匹马瘦骨嶙峋,敲一敲,却铮铮

作响。这不就是李贺自己么?一生坎坷,郁郁不得志,却骨子里带着倔强的铜声。他还有一首:“大漠沙如雪,燕山月似钩。何当金络脑,快走踏清秋。”那是何等的渴望,戴上黄金络头,在清秋的疆场上纵情驰骋。可惜,天不假年,他终究没能等到那副“金络脑”,年仅二十七岁便英年早逝,如流星般划过大唐的夜空。

杜甫写马,能写出马的骨头来。他年轻时写的《房兵曹胡马》:“胡马大宛名,锋棱瘦骨成。竹批双耳峻,风入四蹄轻。所向无空阔,真堪托死生。骁腾有如此,万里可横行。”那马耳朵削尖了似的竖着,风从四蹄间穿过,那是何等的轻快!“所向无空阔,真堪托死生”,这马跑起来,天地都显得不够宽阔,真能把生死托付给它。那是大唐的气象,也是青年杜甫的抱负。到了晚年,他“戎马关山北,凭轩涕泗流”,马成了家国命运的象征,他倚着栏杆,为北方未息的战火落泪。

诗人笔下的马,有时是理想,有时是乡愁,有时是整个时代的缩影。

陆游一辈子想着收复中原,八十五岁了,临终前还“但悲不见九州同”。他的梦里,常常是“铁马冰河”。那匹披着铁甲的战马,踏过冰封的河流,嚼着马蹄声,敲碎了多少个漫漫黑夜。他又写“此身合是诗人未?细雨骑驴入剑门”。他骑着驴,不是马。驴慢,马快;驴稳,马烈。他大概是想骑马的,可命运只给了他一头驴。

辛弃疾更甚,二十出头就带着几十个人闯进敌营,生擒叛徒。他写“马作的卢飞快,弓如霹雳弦惊”,写“金戈铁马,气吞万里如虎”,那马跑得那样快,快要冲出词牌的限制,冲到真正的战场上去。可惜,他终究只能在词里驰骋。

也有另一种马,不那么刚烈,却同样动人。

元人马致远笔下的马,是“古道西风瘦马”。夕阳西下,一个人骑着一匹瘦马,走在荒凉的古道上。那马大概是老马了,走得慢,走得沉重,每一步都踏出游子的乡愁。岑参送朋友归京,没有纸笔,就在马上匆匆相逢,托人带个口信:“凭君传语报平安”。那马静静地站着,听着这两个男人的对话,它懂得离别么?白居易在钱塘湖边,看见“浅草才能没马蹄”,那时春天刚到,草还浅,刚没过马蹄。多轻快,多新鲜,多让人想骑着马在春风里奔驰。

古人给马起名字,也起得讲究。项羽的乌骓,苍白相间;刘备的的卢,额上有白斑;关羽的赤兔,红得像一团火,健勇如虎。曹操兵败宛城,全靠一匹大宛良马,中箭了还负痛疾走,硬是把命救了回来。汉武帝为了汗血宝马,不惜命李广利两征大宛,虽得骏马,却也付出了“捐五万之师,靡亿万之费”的巨大代价。有人说他荒唐,我却觉得,那是雄主对速度的迷恋,对超越平凡生活的极致渴望。帝王也是人,也想要一匹好马,在旷野里痛快地奔跑。

马还有一种品格,叫作“老而弥坚”。

曹操写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”,那马老了,趴在马厩里,心里却还想着千里之外的原野。韩愈被贬官,走到蓝关,大雪封山,“雪拥蓝关马不前”,马都不肯走了,那是怎样的绝境!可韩愈还是往前走,一步一陷,向着未知的南方。臧克家笔下的老马,更是旧中国农民的象征:“总得叫大车装个够,它横竖不说一句话,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,它把头沉重地垂下!”那马沉默着,忍耐着,却还在“抬起头望望前面”。

唐人好马,也善画马。韩幹画马,不拜名师,以皇帝的御马为师,天天在马厩里观察。他画的马,滚圆滚圆的,有一种雍容的大唐气象。苏轼说他“厩马多肉尻圆”,那是赞美,也是懂得。近代的徐悲鸿,另辟蹊径,他画的奔马,骨骼肌理清奇,笔墨酣畅,真有杜甫“锋棱瘦骨成”的味道。

在这个马年,我愿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匹马。

它可以快,像李贺的“快走踏清秋”;可以慢,像马致远的“古道西风瘦马”。它可以气宇方刚,如王维的“骏马似风飏”;它可以垂垂老矣,如曹操的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”。它可以载着你去远方,也可以陪你站在夕阳下发呆。它可以是你自己,也可以是你永远追不上的梦。

“以梦为马,不负韶华。”虽然这句话被引用极多,可我还是想说。因为马就是这样的动物:它让你想要骑上去,想要跑起来,想要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。古人观马,看到的是力量与速度;诗人咏马,咏出的是志向与情怀。马从诗词中奔来,驮着千年的文脉,也驮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寄托。

马年说马,说的其实是人。马之刚健,是我们面对困境时不屈的脊梁;马之忠诚,是我们人生抉择时不变的初心;马之奔腾,是我们追逐梦想时永不停歇的脚步。五千多年来,马与人相伴,驮着历史前行;纵贯漫长的文明史,诗人与马相伴,写尽了人间百态。

在这个马年,让我们心中的马,可以载着梦想驰骋,亦可陪伴沉思伫立。即便道途崎岖,岁月渐老,只要此马长存,我们便能在精神的旷野上,自由驰骋。

诗词里的马,踏着千年风霜,已向着我们奔来……



福灯映古阁

刘寅雪 摄

## 年味

■ 赵爱玲

寒风掠过汾河河面,吹得钟楼街的红灯笼轻轻摇晃。顺着这灯笼的光亮,我的思绪悄然漫开,儿时过年的味道在鼻尖萦绕……

腊月初八一到,年味就“冒尖”了。头天夜里,妈妈便开始忙活起来:抓一把颗粒饱满的糯米,舀一勺黄澄澄的小米,再配上红芸豆、红小豆、红枣、红皮花生、桂圆、莲子——整整八样食材,最后撒上一把晶莹剔透的冰糖,便在火上咕嘟咕嘟地熬开了。妈妈总说,腊八粥就得凑齐八样食材才地道。第二天一早,我刚睁开惺忪的睡眼,妈妈就开始盛腊八粥。揭开锅盖的刹那,甜香裹着热气直钻鼻腔,盛一碗捧在手心,黏糊糊、甜滋滋的暖意顺着指尖漫到心口,连带着整个屋子都暖烘烘的。这便是我感受到的年味的开端。

之后的几天,各家各户都忙着“除尘”。擦玻璃、擦墙、扫房顶,连墙角旮旯、地板缝里都不会漏掉。从记忆中起,就老听妈妈说,这是老一辈留下来的习俗,叫“除尘除晦气,来年福气满”。除尘后的屋子亮得晃眼,家具泛着温润的光,连空气里都飘着清香。这时候,年的脚步更近了。

小年这天,妈妈就会买回家一大袋灶糖——麻糖。甜糯的糖棍、糖球上裹满了芝麻。妈妈说这是要“黏住”灶王爷的嘴,让他上天多说好话。我喜欢吃麻糖,咬一截在嘴里,甜丝丝的味道从舌尖漫到心里。

除夕,向来是年味最醇厚浓烈的时刻。全家人换上崭新的衣裳,个个打扮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。紧接着,贴春联、贴窗花的热闹环节便拉开序幕。那时候还没有彩灯、串串灯,春联绝对是请村里数一数二的“文化人”写的——那字遒劲有力,往大门上一贴,活脱脱像张状元帖。窗花的花样必定出自村里巧手妇人之手:先借来花样依着剪,剪好便把花样还回去,等到来年,这花样还要接着借给满村的人家使用。红彤彤的春联、寓意吉祥的窗花把屋子装点得焕然一新,心里头满是雀跃的期待。

贴完对联,约着伙伴们满街跑,各家串,在口袋里装几颗糖、几个小鞭炮,走几步,扔一个出去,听那“啪”的一声响,好不快活。

年夜饭向来是春节里最具仪式感的压轴大戏。餐桌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佳肴:具有地域特色、外酥里糯的油糕寓意着新一年“步步高升”;承载着时代记忆的经典饮料“小香槟”,是唯有过年时才能享用的珍珠。当然少不了家家户户必备的饺子——妈妈总会悄悄在某个饺子里藏进一枚硬币,谁要是幸运咬到,便意味着来年好运临门、事事顺遂。为了吃到这枚幸运饺子,我们常常吃到肚子滚圆还不肯停。一家人围坐桌前,边吃边热热闹闹地唠着家常,窗外不时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,炸响着新年的喜悦;屋内弥漫着饭菜的诱人香气,交织着此起彼伏的欢笑声。

除夕夜零点旺火是春节最为隆重的环节。旺火是用大块的煤块垒起来的,层层叠叠像座敦实的小塔,顶端还插着几挂小巧的红鞭炮。零点的钟声敲响,爸爸便点燃旺火,“呼”的一声,火苗顺着煤缝窜起来,黑沉沉的煤块瞬间通红发亮。火星子噼里啪啦往上跳,像无数细碎的金星星在半空闪烁,映得院子里每个人的脸都红扑扑的。我们围着旺火转圈,嘴里还念叨着“旺火越旺,来年日子越红火”。暖烘烘的热气裹着煤烟的焦香扑过来,心里满是踏实的喜悦——旺火烧起来的,不只是新年的热闹,更是一家人对来年平平安安、蒸蒸日上满满的盼头。

家乡的年味,是灶糖的甜、旺火的暖,是孩子们奔跑的喧闹、团圆的幸福。家乡的年味是甜的、暖的,更是热热闹闹的,藏在街巷里、饭菜中,藏在每一个传统习俗和欢声笑语里。

家乡的年味,无论时光流逝多久,永远是我最温暖、最珍贵的珍藏。

(作者单位:山西省统计局)

## 波光飞羽

温鸿儒 摄



## 旧年的院子

■ 崔雯琦

那院子真大。

大到能装下一整个旧年的冬天,大到能把牛、猪、鸡、狗都安顿得妥妥贴贴。大黄狗拴在南墙根儿,见人就摇尾巴,却不叫——它认得所有来过过年的人。牛在棚里慢悠悠反刍,眼睛湿漉漉的,像两汪深井。猪是懒得动弹的,只有在有人端着泔水盆走近时,才哼哼着拱到槽边。鸡最热闹,在墙头、柴垛、磨盘间飞上跳下,爪子挠得雪地沙沙响。

除夕晚上,母亲和姨们在灶台前忙,父亲和舅舅们则在堂屋里支开桌子,剥蒜、切菜、烧水。最忙的是擀面杖。母亲把面团按扁,姨接过来,两手一推一拉,面皮就在杖下转开了圈。面皮越转越大,薄得透光,折叠、切条、抖开,晾在林秸帘上。帘子摆满了炕沿、

柜顶,甚至被褥上,面条细细密密,像冬夜里无声落下的雪。

她们一边擀,一边聊。聊今年的收成,聊表哥的婚事,聊东头谁家盖了新房,西头谁家老人走了。声音不高,却被锅里的沸水、灶膛的柴火、窗外的鞭炮声托着,稳稳当当。我们小孩是不进厨房的,嫌挤、嫌呛,更怕被大人逮住摁在水盆边洗手洗脸。堂屋的电视开着,《武林外传》正演到热闹处。我们挤在沙发上,笑郭芙蓉的“排山倒海”,笑佟湘玉的陕西话。茶几上摆着炒花生、瓜子、大白兔奶糖,擦一把,满手都是黏糊糊的甜。

也有坐不住的时候。不知谁喊一声“喂牛去”,我们便啦啦啦啦跑到院子里。牛棚的食槽里还有昨晚没吃完的干草,我们偏要抱来新铡的玉米秸。牛伸出粗糙的舌头,卷走草料,热气喷在我们冻红的手上。狗见我们出来,兴奋

地原地转圈,铁链哗啦啦响。我们壮着胆解了链子,它便扑过来,把前爪搭在最小的表妹肩上,舔得她直躲。

月亮是什么时候升起来的,没人留意。只记得天黑了,黑透了,黑得像一块新擀好的面团,星星是洒在上头的白面。舅舅抱出一箱烟花,说:“都站远些。”我们退到廊下,捂耳朵,又舍不得捂得太紧。第一颗火星蹿上去,在半空炸开,金黄的、银白的、孔雀蓝的光,一朵追着一朵,把半个院子照得雪亮。烟花落下的碎屑飘到脸上,凉丝丝的,像雪,又不是雪。

等烟花放完,月亮的亮就显出来了。它照在玉米囤上,照着那些堆成小山似的玉米棒子,金灿灿的。白天看着热闹,夜里却沉静,像睡着了。我们踩着月光捉迷藏。我藏在玉米囤后头,屏住呼吸,听表弟的脚步声近了,又远了,

心跳得像揣了一只麻雀。

该走了。大人们在门口道别,嘱咐的话翻来覆去说好几遍。舅舅忽然想起什么,跑回屋拿出相机,说:“拍张全家福。”我们被拽到院子中央,老的坐前排,小的站后排,狗不知怎么也挤进来,蹲在我们脚边。快门咔嚓一声,闪光灯亮得像一朵小小的烟花。那时候我不知道,这一闪,把许多东西都留住了。

后来姥姥家拆迁了。院子没了,牛卖了,狗老了。那几张全家福跟着搬了几次家,相框换了新的,边角依然压得平平整整。过年时我陪母亲回去,站在水泥楼房的阳台上,望出去是一模一样的防盗窗、空调外机。星星看不见了。

可我知道它们还在那里。就像那个旧院子,那些人,那些年的光,都在那张照片里,不曾散过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银川调查队)